

卷一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石鍾山記一首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宸奎閣碑一首



博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万山子傳一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入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
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
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
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
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
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鬚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
塵衣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
知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速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真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正當常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為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來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錫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某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條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遠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表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詞寺立於偽唐僞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痘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負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鄴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入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抱正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蘆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摐摐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獨與蘆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孤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蘆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大白使脫韓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踏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大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

疆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
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劍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余自東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

我記之爲守士以功名爲貴然辦事易作事難作事
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知曰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
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王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仇王師積骸爲城醜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平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
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
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
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林暉死以間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
強弩射湖江海為未殺先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厭籬相望天貝南金三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困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連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連來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連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連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子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築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連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建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籍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資費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連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 孟理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
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
師傳維道人理道通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
頌詩我既其文惟佈與佛乃識 具真咨爾東南山君
海上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 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 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 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間曰三雋均始為真沙縣 澤屠者海印國帥者
交通權貴人肆為貪利人莫敢 正視公捕實諸法一
縣大聳去為零都老吏自愧 侮法粥糶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累 腴和頭出血頭甘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案縣學賦以 家財助心志遣子未入
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 士第者亦視歲敏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石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閬州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矣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吉州民趙鼎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徒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置

比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某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寧
寧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以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吳諫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有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山官還故鄉然奈

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文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放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汭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使籍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浚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嘗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
并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
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
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
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
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疾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
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
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廿八餘不及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兵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
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
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
開拆司崇州熒盜凡十八并歲久澹竭而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
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
二萬公曰不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
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東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六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沒文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開
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
兵押之曰以是付萊怒聽吾命既至今日汝已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
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
參軍王康志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
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
卒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
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
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金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所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
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
之于間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盡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
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
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
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
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
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將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終卒於滑州推官向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致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

士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懔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患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而目嚴冷語言確詡好
而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號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復去也
間棄車馬毀冠服訪者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
者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蹙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濟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嘗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天游西山鵝
詔下而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矣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勳調常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茹汗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祝文三十五首

禱雨螭溪文一首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謝雪文一首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祭英烈王文一首

杭州祝文八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間不至所資以生豈不蕃育民
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辱厥躬天既
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
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不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
以訖我黍稷禾蕪靡麥我民用瀕斫隕越天亦終哀
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
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

不獲乃曰維焚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
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
哀之俾堯有夏亦克新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渠故道遺惠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
田疇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
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
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
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獲
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

望意水旱之有救非果梓之得壽是用稽首告哀
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
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迭
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降寸雲莫洽于
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二十四首

禱雨端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穰者已秀待雨而實
三日不雨則瘞者不實矣蒸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
不雨則焚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闕民待雨而耕

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闕民不種矣穰者不實
莠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闕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
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之其祀茲用不敢寧居
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咎吏民無
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乃用太稷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
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
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也吏民既以雨望公

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臆心實圖之尚享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
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鑿雖勺可以雨天下而況
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
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
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
安坐而熟視也 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
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
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 聖天

子之意下以無矢愚夫小民之望尚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太守宋遵作

伏見當府鄆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下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雲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

化為大雨罔不周然破驕陽於鼎處起二麥於垂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克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

探符訪彙謂為公恭寔為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
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
煌赤烏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享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
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嗇招呼風霆來會我
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享

祈雨吳山

杭之為邦山澤相平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

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嘗
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倦為德願
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
為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湯神能曠之發帙西北弭節
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慙尚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
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

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愆雨暘之不時民亦不
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弥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
於朝夕而並走群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昇於神
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
尚享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為塗
卧穰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為楚英沒為吳豪
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為暘何足告勞有繫斯醴
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舖饑中土迎秋錢伏
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力畢助漕溝絕流庭實未
旅下書哀痛通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
福間不容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謂神或可
籲尚享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谷陰之義陽亢不反
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夏吏民嗷嗷謹以病告
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享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
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
去我亦遠宜軫我民尚享戶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
如暘得涼如行千里弛路得輶今神何心必此雨雪
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享稷神
維神之生稷穡是乃產身為民尚莫顧惜則不在天
與天同功乃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
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享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惟上帝以斯民爲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
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性通殄民廢職其
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
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系柘麥禾舉
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
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
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
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
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
在入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

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
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
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亨

峩峩茲山望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
應不旋轂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
陶匠並作新其楹楠豈以為報氏苟不忤歲云徂矣
麩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來休烈
尚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
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頸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穀黃糜黑黍
不滿困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結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猶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抵載敢詞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亨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
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寔
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
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
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
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
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
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
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饗於 吾君者
可謂巍巍矣誨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息我農夫而
救其災沴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
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
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
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

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脩其實
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垂至吏民之望民
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
氣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廣宅陶穴寬溫
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尚享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
矣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

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折筵麥牲酒匪報
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慙慄尚享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
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望皇不知所獲
眾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
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弃民乏祀上帝臨視神其
不然尚享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
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
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軼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
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
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茲政之始
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
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
出使浙右蒞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
尚饗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
實與天通開塞陰陽斡旋濤江保鄣斯民以食此邦
嗟我蠢愚所向竒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
海若伏降完我岸闌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
敬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為郡負山帶江水澤不涸逾旬不雨農有憂
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史既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
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
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
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荅殊私願推無倦
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隸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
役兵墮指行旅摧軸老弱號呼史既慙於無術陰陽
舒卷神何惜而不為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
永歲益虔尚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
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特
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荅神休尚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建此秋陽
載穰載春陰雨害之穉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
曷救雨官遠止其淫既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
援我溝壑英文烈哉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
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
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
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享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交對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為管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折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氏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壅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

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成出出贊大堤雲橫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拂民頌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祭柳子玉文一首

祭單君貺文一首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祭任鈞轄文一首

祭歐陽仲純文一首

祭王君錫丈人文一首

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祭張子野文一首

祭陳令舉文一首

祭任師中文一首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徐君猷文一首

祭陳君式文一首

祭蔡景繁文一首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祭石幼安文一首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祭王宜甫文一首

祭范蜀公文一首

祭黃幾道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學之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

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寧道世非公

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曰緣出入受教於閣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絨詞千里以寓此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由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與今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邊公於是時方叔召虎人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

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
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蕭曹魏邛二帝
山陵天下悽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
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
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旁公且死征遼是卹嗚
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呂我有黎民誰與
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
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處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
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
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

昆象並出公則公不責我豈懷恩雖涕泣是哀斯人
有內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子玉文一首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
蔚文園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嗟然
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
驟執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
遂侶猩狔夜衾不絮朝飢絕齟慨然懷歸投奔纓綬者
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黷凡世所欲有避

無就謂當乘除併界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
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耐朝遊南屏莫宿靈鷲
雪窓飢坐清閣問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氅
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
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
後頽然二孫則謂我舅公心子永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
一樽往侑尚享

祭單君貺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家外
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致信于朋友人得其驥博學

工詩數術通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
然君獨何事所向尚偏志不一遂悵莫歸然念我孤甥
生逢百艱既殯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
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從何延兀窮何陋官達
何妍命也奈何進配牛顏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
仁我之知君固不特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雞雞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
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

餘其後七年君搢計省錢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
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雖騫而翔駒亦千里惟
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
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
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贈千牛
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
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吾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打城更嘗世攻練
達物情佐武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特靡有爭汴泗

橫流鄂堞地一風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不
寧奮怒不救聞者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
死知其清酌觴告訣與涕俱零尚享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
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
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
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
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
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

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
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
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
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
我以保身遠既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乎忽焉
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
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
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第長老

公之遺德問施及姊姒頽然四人厥德罔一
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闕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壺
且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下淑契闊生死欲不謂
葬不親祔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醜
此衣誠一念千里尚享

祭文與可文一首

正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
州文南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歆
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怡也夫嗚呼哀
哉余尚感言之氣噎悒而填骨痰疾下而沐衣忽叔

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
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屢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
悼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
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瑰而清乎孰
能齊寵辱忘得之失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
訃之三日夜下眼而坐謂夢相見而驚覺涕泗滂沱之
淚今有生之歸盡雖日年其心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
子為不死雖言貴壽考之入示之皆有此一若也然余
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之無來無去無存則

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
君然君之永歸不為無年我獨何憾之有而天
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
草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門抵掌笑談
斂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
然日中揮臂莫夜我非至以有後來斗
哀尚享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奠之於子野郎中
張文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慕志不乘日月其逝惟
余子野歸及強飲優遊故鄉若獲一世過人坦率真古
愷悌厖然老成又敏且執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
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商也此而窮鹽米不繼
蘇歌自得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撫筆歡欣忘年脫
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此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
政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頃病遽就堂有遺像室無留
壁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酌觴再拜淚溢兩皆尚享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嗟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
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
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
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下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
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
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而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今舉別二年而今舉沒既沒二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捷為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古廬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之文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文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大自屈自信夫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今名歸于九原尚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文公人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訪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過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殺為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賦異嗜丹素相些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界誰去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

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
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
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
一樽兄實臨我尚醕勿辭嗚呼哀哉尚享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醑庶羞之奠昭告于
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
政實始識君其口秀眉忠信而文
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
如秋蕢脫口成章聚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若紛紜使
剛談詞如雲
學之多

蓋歎筆硯為焚再具京師默無所云杏言清深志壯
芬昔款我黍今款其天力自啜瀉歌呼得時
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
仰三州眷戀柔扮仁施草木信及昂然來歸獨立
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棲僦高君沒談
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
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享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

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
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
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軼以恣愚自貽放逐妻孥之
所竊笑親交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
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
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
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荷與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
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

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于黃
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嘗
踈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于垢紛
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意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
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荷
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
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享

祭陳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
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

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
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
工於造語耻就餘餒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
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黃衆所遠損惟子
之故不我藉韓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
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駭幼亦頽然
穎發齟亂天哀子窮以是覬贖我困于旅愧莫子艱歌
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聲言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持不同而

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藝同益
約抗擄撫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金
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
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探簡牘從
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
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數斷以凡
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
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

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
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
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觀携手同歸
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
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寸子文孫森然
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邊嗚咽哀
哉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
時與人鮮偶常竒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

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
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
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爵
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
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
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
師老民疲和我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
如農夫既闢既蓄投種未粒矧獲而炊賓客滿門公以
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淚畫像于
家飲食必祠矧我眾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揖維

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真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
身

祭王宜甫文一首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
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
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
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病三
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
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
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

謂趙人子孫其昌其墓賴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
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
平日而昇燦焉長其死生契闊公獨言考天實考之以
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
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寤公往則昭凡百君子願公無
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真勅之嗟我後來
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墜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
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別然元吉之終公時

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盡天我亦白髮聞公之
喪方食噉噉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崇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蒸蒸人無間言如
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可能超然曠德風駕雲騰入為
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肯綮出按日城不緩下
緼姦民情吏實畏靡惟常亦知之因事舉稱謀之左右
有問莫應君聞不悅與道降升豈羽毛為人所磨也
默以老終然不許環堵爾然大布疎繒女子脫粟玉
友朋或遺或南秋殺五登坐閣自文解刀和仍有

子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除凌尚有與刑察歸垂
吾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寄我均股肱別我而東
秋佳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言天在天卸聖莫增君趨
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
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
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
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元知吾孫微福

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還其類病不能見卒以計
聞自歛及葬魏莫莫親匪愧于今有醜者人寓詞千里
南此一樽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一首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
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書部郎中充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若實在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季之後王之裔孫
征象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五友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

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 貞宗 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
知鳳翔河中同抗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
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
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
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
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
郎以天章公在抗詞所遷官中簽書等事以便
親許之未上丁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自為其喪三年

毀齋如禮照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
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游見
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中官變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國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
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
其為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
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
州徙并州皆辭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籍

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責糶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塞
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至聖中始禁田河
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視麟州為州東憂籍請公
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募兵三千廂兵立
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二十里勇不敢田則州西六
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
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
糶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
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
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關

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
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貧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
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
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文貧外郎判
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詞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
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
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

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

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
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
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衷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
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
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
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
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詔即行矣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

何遠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
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
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
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與日夜半禁中出寸絃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
等比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因
詞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
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太子詞不許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
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詞避使者不當徒反
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字宜必
入 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
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亮王翊善右過必諫左右教王
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病狀乳母曰王無
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
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予以 太公為法公事事夫以
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切謂瑋出知齊州公主

入居禁中而瑋母撈婦其兄瑋散坐其家人公言陛下
追念 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
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懷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
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詞至八九改授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
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
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
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諱而逐御史中丞
輦官悖慢而還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

軍人詈三司使而法言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
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息者多矣皆陵遲
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
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肉簿公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燕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延後宮封
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絕不當與后
同表益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初郊太妃止贈

二 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

長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

明肅太后保佑光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

用外戚小人故真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

者當信用之鄙佞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

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

追尊衛太子史 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郡尉高頴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惠
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詞則宜許
待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
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表不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
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
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 防燔爲曹侂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侂無功
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遷

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望已而都知任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
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有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
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 斬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
慶曆間藉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
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 今義勇何以共

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台上左右欲衛
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詔有加周世宗示鎮澶淵張美
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天悉力應之及
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廷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
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臣對極其尊禮議

建即救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謫詆御
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
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
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
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
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
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
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此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比二

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
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
故徐以文燧徃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
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
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首舉神宗即位
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詞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詞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
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第而云不
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臨門疆公受告拜而

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
中不得已乃以又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
不押常朝班為一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
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
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
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

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
之制向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
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稟給非 祖宗大意
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首押班今除張茂則止
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擯外未幾復留陳
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徃陝西
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擢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
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等無權擢中正諂諛陛下是

一居簡得二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
容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進
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照選
等四人為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
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
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庸復為之 英宗
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詞
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涼
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
未必能制涼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
還比不可入上雨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
命陛下獨不日見戾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
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
侍讀學士滕公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中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
議集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
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

與殺亦可為二稱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
以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
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
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
我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
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詞賜安石曰常衮詞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詞位不當詞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詞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其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

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並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変法則漢幾亡事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日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復詞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

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

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集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

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將熒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

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

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

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

表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

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何有可也武

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

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

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

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
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
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
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
也宰相以道佐人立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
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

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
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早講畢賜坐戶外將出
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
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
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
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
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
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時米

斛十餘萬東八法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
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
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
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
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
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
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
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
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空論也公

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
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
詞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可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
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
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

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阻語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過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真容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分分義勇四番欲以吏戍邊選諸軍驍勇莫闍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級飯

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驛驛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級飯昔嘗造後無用府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校若之軍興臣坐乏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爭以把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世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

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
詩盡感稟親書緘封置於內且死常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
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
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
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
以言為諱問閭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之憂於上而
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

諸首開言路從之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
諸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猶非其分或
弱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
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
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
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者欲備此二人以
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記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

有百歲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彔者止御前工作
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我中外無敢苛刻暴斂
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
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
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詞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詞位耶公不敢
復詞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
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

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
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
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西八數事以塞人
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陰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推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官官公求賂遺置
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
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
毋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
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
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
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廩市易法所請

物皆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自京東錄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
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得吾君之
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
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觀命不敢當詔不
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
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
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
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
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
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
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
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
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

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開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
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
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
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
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
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
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

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一聖皆臨其喪
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遂以一口禮服賻銀
三千兩緡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
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
十人公忠信孝文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
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恐惡臭誠心
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徃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
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
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不食肉平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
人貧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曰謂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
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行遺奏八紙
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
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
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

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老子經一卷易
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宋注太元經
八卷太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又中子傳一
卷河外詒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討話一卷遊
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白巾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由心歷代史繁
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兵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事變以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其
事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

奇悅親爲制表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類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其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務
二人植相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謫孟子之言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
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

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書